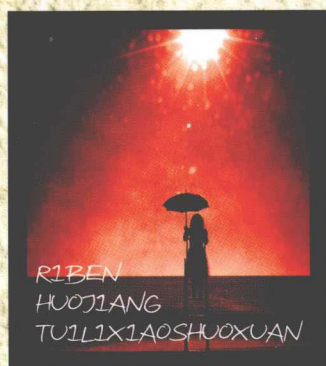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②

李重民 / 编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九久读书人倾力推荐

不看到最后，你永远也猜不到结局。

不信你就试试！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②

李重民 / 编译

RIBEN
HUOJIANG
TUILIXIAOSHUXUA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本书作者所获奖项

大谷羊太郎

1970 年获第 16 届江戸川乱歩奖

森村诚一

1969 年获第 15 届江戸川乱歩奖

1973 年获第 26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976 年获第 3 届角川小说奖

东野圭吾

1985 年获第 31 届江戸川乱歩奖

1999 年获第 52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2006 年获 134 届直木奖、第 6 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深谷忠记

1982 年入围江戸川乱歩奖

1985 年入围 Suntory Mystery 的佳作奖

西村京太郎

1965 年获第 11 届江戸川乱歩奖

1981 年获第 34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小杉健治

1983 年获第 22 届全日本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

1988 年获第 41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990 年获第 11 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

斋藤荣

1963 年获第 2 届宝石中篇奖

1966 年获第 12 届江戸川乱歩奖

华丽的盛装 精彩的谜题（代序）

每到新年伊始，人们总是喜欢换上新衣服辞旧迎新；或者穿上盛装，参加华丽的新年舞会。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想再次奉献一本充满悬念和超级减压的小书，用精彩的谜题祝大家兔年快乐！

日本是盛产推理小说的国度，每年出版的推理小说数字惊人。有名的作家一般一年不会少于一部作品问世，多的一年能出版十部以上。日本推理小说能够有这样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各类推理小说奖项，为推理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起日本推理小说的奖项，比起欧美侦探推理小说奖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高出几筹，可以说是名目繁多，琳琅满目。总体说来，日本的推理奖项大致可以分为专业奖和非专业奖两大类。专业奖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日本本格推理俱乐部、出版社（例如讲谈社、光文社等）、杂志社（例如梅菲斯特杂志）举办，而且评奖条件严格苛刻，往往是从数百部作品中，挑选一两部佳作，有时偶遇选送作品平庸，该奖甚至空缺。专业奖项包括：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文学奖、日本推理文学新人奖、梅菲斯特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松本清张奖、横沟正史推理大奖和全日本推理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等等。非专业奖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参评范

国内的作品，但是获得的是大众文学奖项。例如直木奖、山本周五郎奖、柴田炼三郎奖等。

最值得提及的是江戸川乱步奖，简称“乱步奖”。这个奖项设立于1954年，用江戸川乱步捐献的基金作为该奖项的奖金，以资鼓励推理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能够获得该奖项，代表了一个推理作家的创作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推理小说作家终身追求的目标。另一个大奖就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个奖更加体现了推理小说的专业精神，设立于1947年，获得该奖的作家代表了其推理小说的创作成就。同时还规定，一个作家不可重复获得该奖，这为提携新人创造了获奖条件。其他奖项也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奖金很高，但很难获得。

日本的推理小说奖如果细说起来，几十页纸任意流淌。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推理小说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特别是我国青年读者更是对日本推理小说更是情有独钟，这缘于日本推理小说精湛的技巧和超想象力的故事事件。目前我们读到的很多作品，大多是通过获奖的渠道介绍过来，让我们得以知道这些作家，了解他们的作品。例如日本新一代的推理作家歌野晶午、法月纶太郎、东野圭吾、岛田庄司、道尾秀介……等等，他们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作品，像一缕缕醉人的春风吹到年轻读者的心中。看到读者这样喜爱日本推理小说，我们不由得为他们精选了获奖作家的佳作。本书所选作家都获得过江戸川乱步奖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所选作品水平可见一斑。

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因其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节奏感强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

长度。从作品不同的风格中，读者得以一览日本获奖作家短篇推理小说的功力。书中所选作家有东野圭吾、森村诚一、大谷羊太郎、小杉健治等。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看似小小的一件事，或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件，几经渲染，便可引出惊天大案，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不择手段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杀戮；在撰写故事的同时，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社会残酷的现实，并给予针砭和警世。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之所在。读者也可在书中看到比较纯粹的本格派推理小说，在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受。需要说明的是，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艺术体验。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猜测谁是罪犯。也许，这本小书最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但是，由于每篇小说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诡谲跌宕，恐怕一时难以猜出“谁是罪犯”，还是耐心地等待出其不意的结局吧。去年岁末，我们曾经推出《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由于读者反响强烈，在岁末之际，再次不吝奉送。这是一部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获奖大师的佳作选，相信，只要拿起这本书，你就别想放下了。

咖喱

虎年岁末 于陋室

目录

contents

深夜杀机 (大谷丰太郎)	/ 1
古怪的脸 (森村诚一)	/ 28
两秒钟的死角 (大谷丰太郎)	/ 55
立体声音响杀人事件 (森村诚一)	/ 77
耍弄侦探 (东野圭吾)	/ 111
罪恶的火焰 (深谷忠记)	/ 146
黑夜里的追踪者 (西村京太郎)	/ 175
蔷薇和小刀 (东野圭吾)	/ 209
白色的丑闻 (西村京太郎)	/ 241
受到制裁的人 (小杉健治)	/ 262
疑似凶手的爱 (森村诚一)	/ 294
红色的天城高原 (斋藤荣)	/ 322

深夜杀机

大谷羊太郎

1

河部由美子颇感踌躇，犹豫到最后，她狠下心来，将手伸向房门边上的门铃。她在心里盘算着，现在只要一跨进这道房门，再退出来就是认输了。

她的指尖一碰触到门铃的按钮，屋子内便响起一阵门铃的喧闹声。门铃声透过厚实的房门传到门外，仿佛是女性战争即将开战的号角。

由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摆好了架势，等待着屋内人的反应。这幢邸宅的主人今池登志江应该马上就会来开门的，然而屋子内却没有丝毫的动静。

由美子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凌晨三点。

难道她睡下了？由美子感到很蹊跷，刚才登志江在与由美子通电话时还明白无误地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夜猫子，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我都欢迎。”当时，她的语气里透着挑衅的意味，嗓音里还带着讥嘲。

由美子竖起耳朵聆听着，初秋的夜晚融进树丛里传出的虫鸣声，除此之外，什么也听不见。今池家的对面就是田地，左右两边的邸宅都掩在树丛之中。

大门边的房间里虽然拉着窗帘，但里面亮着灯，屋子里的人好像还没有入睡。在如此夜深人静之时，登志江也不可能外出的。由美子无意中把手伸向门把手，她想看看房门有没有锁上，把拉手旋转了一下，不料雕刻着抽象花纹的房门毫无声息地被打开了。

真不谨慎啊！一个女人独自过夜。由美子感到惊讶，将头探进门缝间，朝着屋子里面大声地喊道：“对不起，有人吗？”

由美子感到一阵强烈的好奇，将目光飞快地扫视着屋内，这里是情敌的城堡。

门厅是一间四周明柱无墙的房间，一直通往二楼，宽敞的空间证明着登志江拥有的资产和权威。天花板上悬吊着豪华的枝形灯，第二道门的边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花瓶，里面插着鲜花，有一条通道笔直地通往楼房的深处。由美子朝着通道深处窥探的时候，全身的肌肉猛然收紧了。

那地方，竟然有人躺着。

一个女性一动不动地躺在通道里，从由美子所站的角度，只能看到她的下半身。那里正好有一间房间，女性从腰部以上部分被敞开着房门挡住，躺着的姿势是背对着这边，但房间里的灯光落在裹着女性丰满臀部的紫色裙子上。

出事了！一定是患急病倒下的。由美子迅速做出判断。除了登志江之外，不可能是其他的女性。由美子原来还满怀着敌视的态度打算和她摊牌，此刻那种敌视的态度已经烟消云散。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喊急救车。

由美子跑进铺有大理石地板的走廊里。

“你怎么了？”由美子摇晃着她的肩膀喊道。

女性的身体无力地摇晃了一下，从凌乱的头发底下露出脸来。

由美子不由“呀”的一声惊叫起来。

没错，是登志江！但是，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生机。

登志江睁着眼睛，但眼中已经没有任何神采。紧接着，由美子又

发现了异常，在登志江的脖子周围，留有一圈绳索的印痕。

看出登志江是被勒至死，由美子陡然感到更加恐怖。

据说，登志江已经有四十三岁，比由美子还大十六岁，她个子矮小，人到中年浑身却没有一点儿赘肉。听说，她为了保持年轻，甚至有些神经质。但是，由美子现在站在她的身边凝视着她死去的面孔，才发现她的脸上实际已经满是皱纹。

赶快报警！由美子不知所措，头脑里一片混乱，她这样命令着自己。

尸体的上半身躺在房间里，由美子飞快地向房间里扫了一眼。这是一间起居室，地上铺着天蓝色的地毯，从房门口数去，这间起居室正好是走廊左侧的第二个房间。

由美子扫视了一遍沙发、桌子、电视机等家具，目光停留在房间角落里的电话机上。

不能报警！由美子正欲跨进房间走向电话机，猛地刹住了脚。我会被当做凶手的。

由美子来这里是为了一个男人打算与登志江摊牌的，她有杀害登志江的动机，而且凌晨三点来拜访登志江，这件事本身就很离奇，警察也许压根儿就不会相信她。

请她来这里的是登志江自己，但此刻登志江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赶快离开这里。由美子慌了手脚，她急忙退到大门口，她的脚已经发软，腰部已经使不出力，身体眼看就要瘫倒在地。

但她努力支撑着自己穿上鞋，从手提包里取出手绢，心急地擦着门上的把手。我的手触摸到的就是这一个地方。她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边仔细地回想着，一边踩着铺着鹅卵石的小道朝着院门走去。

在院门内侧的最边上，有一间可以停放两辆汽车那么大的车库，车库里停放着一辆汽车。她将手伸向院门上的小门，将小门拉开。

必须将这扇门把手上的指纹也擦去。由美子将手伸进手提包里，发现手绢没有了。

掉在房门口了。由美子立即返回，鹅卵石小道呈弧形，小道的两侧都被绿化了。

不出所料，手绢果然掉在房门口，刚才由美子将手绢塞进手提包里时，因为慌张，结果却掉在了地上。幸亏现在发现了，差一点儿惹出大祸，手绢上还绣着由美子名字的大写字母呢。

必须赶快镇静下来。由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打量着房门，她再次仔细地回想着，担心会留下任何痕迹。

为了小心起见，由美子悄悄地将房门打开一条缝，从门缝朝屋里窥视。不料，由美子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尸体不见了，在通往房屋深处的走廊上什么也没有。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事态太出乎意外，由美子瞬间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她感到自己就要瘫软在地，连忙扶住了房门，但是随后她便恢复了镇静。

再看看清楚。由美子再次打开房门，向走廊上看去。这次，在与刚才同样的位置上，有一具尸体横卧着。

果然是我看错了。证实尸体还躺在那里，由美子在心中说道。

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释然，回想起来，由美子反而感到更加恐惧。

不！不是错觉。尸体肯定消失过！若是那样，这种现象该怎么样来解释呢？由美子不住地叮嘱着自己要冷静下来。

登志江已经完全死了，她已经变成一具没有意识的尸体。

那么，是什么人搬动了尸体？也许凶手还潜伏在邸宅内。这样的推测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接下来的谜团便无法做出解释。

由美子发现尸体消失后一阵恐慌，当她再次朝着同一个方向望去时，这段间隔只有微乎其微的几秒钟而已。

由美子感到晕眩，转过脸去，正确地讲，这只有两三秒钟的时间。

可以设想一下：凶手躲在暗处，由美子出去以后，凶手将尸体拉

进了房间里。尸体的神秘消失，可以这样来解释。但是，仅用两三秒钟，便将尸体放回原来的位置，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凶手敏感地察觉到由美子要返回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房间里也许能够听到走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声吧，因此凶手不得不赶紧将尸体放回到刚才的位置上。但是搬动尸体的过程晚了这么一瞬间，因此，由美子目击到尸体不见的情景。在由美子感到晕眩紧闭眼睛后又睁开时，尸体重又被凶手放回原处出现。其原因，只能这么来解释。

不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做得如此天衣无缝是勉为其难的。

由美子冥思苦想着，凝视着横躺在地上的尸体，从紫色的裙子下伸出的腿，放在上面的右膝稍稍弯曲着，呈“く”型。尸体的姿势，即使最微小的地方都与最初发现时没有什么两样。

光是从屋里将尸体搬出来，纵然有几个凶手也要花上几秒钟时间吧。何况要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将还没有僵硬的尸体保持与刚才同样的姿势，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这更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果然是我的错觉！

或者是登志江的灵魂对由美子显灵了，才出现如此奇异的现象？因为在登志江的眼里，由美子是可憎的。

一阵寒意从由美子的脚底下直往上涌。由美子想起自己的处境，如果有人发现她在这里，她将无法摆脱杀人的嫌疑。

由美子浑身颤抖着，她想尽快地远离这幢有着恶魔附体的邸宅。

2

河部由美子的娘家在农村，住在首都圈的东北部N市，离东京坐火车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由美子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因嫌弃家业曾去过东京，在东京读短大时在街上被人看中当上了模特儿。她对自己的容貌颇有自信，但现实生活并不乐观，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没有出名，不知不觉间，年龄却过了二十五岁。

由美子的父母相继去世了，以此为契机，由美子搬出东京都内的住宅，回到N市，继承了父母的宅子、田地和山林。随着开发浪潮的兴起，N市快速扩张，地价一个劲儿地往上涨，由美子在经济上毫无后顾之忧。

大约半年之前，住在附近的野中泰代为由美子介绍了一份模特儿的工作。泰代与由美子是自小在一起玩的朋友，由美子回到N市以后，两人又恢复了亲密的关系。

“今池西服裁剪学院要召开一个时装表演会，我在院长面前提起你了，我说我认识一位很棒的模特儿。”

泰代与学院关系颇深，不仅仅因为她是从这所学院里毕业的，更重要的是她还接受院长的资助，在邻街经营着一家西服店，甚至有一段时间，她还作为弟子居住在院长的邸宅里。

今池学院在N市有着很大的势力，由美子在今池学院的时装展示会上开始担任模特儿。在这期间，她与学院内的专职摄影师相识。

那位摄影师给人的感觉很孱弱，长相却清秀俊逸，由美子深深地迷上了他。回想起来，刚认识时，好像是男方首先向由美子表示出亲密的感情，主动进攻的。

“你的面孔长得很友善，眼睛里却常常会闪现出逞强的目光，这显得更有魅力，真是魅力无穷啊！”摄影师直言不讳地讲出令由美子动心的话来，却毫无羞愧之色。

摄影师的名字叫今池光雄，院长叫今池登志江，所以由美子猜测他们两人也许是年龄差距很大的姐弟俩或是亲戚，然而当听说他们两人是一对夫妇时，由美子着实吓了一跳。光雄三十二岁，妻子登志江比他大十二岁。

两人缔结姻缘的经过，泰代知道得很清楚。据泰代说，登志江在二十三岁时，曾与经营铁工所的当地老资本家结婚，三十岁成了寡妇，她清理老资本家留下的遗产，成立西服学裁剪院遂了心愿。此后，她身为女性却有着果断的决策力，使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嘿！那个丈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好比是女人倒贴的情夫啊。自称是摄影师，却没有像样的工作，不知院长在东京都内什么地方认识他，以后就完全迷上了他，将他带回了N市，两人结婚，已经有六年了吧。”

由美子听着泰代的话，对光雄的处境深表同情，她觉得无论从实力方面，还是从年龄来说，两人都很不般配，她觉得光雄对那样的婚姻生活绝不会从心底里感到满足。

由美子的推测不久便因光雄的坦白而得到了证实。

光雄快速地接近由美子，向由美子倾诉着自己的爱，由美子没有拒绝他。于是，两人马上便秘密地交往，光雄对她诉说了自己对登志江怀有的不满。

“我要与妻子离婚，我早就这么想了，与你认识以后，我下了决心，所以你要与我结婚。”

但是他还说，在时机成熟以前，希望由美子要保守两人交往的秘密。他解释说，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之前，如果被妻子知道了，就会受到她地极力阻拦，因为登志江是一位很要强的女人。

由美子与光雄有了那样的关系之后，已经过了一年。开始时，两人是在郊外的汽车旅馆里幽会，但是渐渐地，就连光雄也大胆起来。最近，他甚至还经常出现在由美子的家里。

由美子依然居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虽然楼房已经改建成现代的风格，但院子里的景致一眼就看得出是农家。在N市的郊外，周围全是山林和田地，何况，光雄来访又是在夜里，所以不太引人注意。

由美子住宅东侧五百米开外的山丘上也已经开始建造住宅了。首先开辟道路，接着开始建造房屋，看来大规模的住宅新村将要出现。

那里如果建成新型的住宅区，周围的景观也会焕然一新，但是眼下由美子居住着的一带，几乎还完整地保留着以前农村的风貌。

这天夜里，光雄驾驶着的汽车驶进了由美子家的前院，这时是晚

上十点刚过。

因为处在登志江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光雄的行动极不自由，每星期好不容易才能幽会两次。

光雄受到严格的束缚，所以由美子的热情反而更加高涨，她和光雄在二楼的卧室里。

“今天晚上我要住下呀，明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去。”光雄紧紧地搂抱着由美子，在她的耳边热烈地喘息着。

“我真高兴。我们可以慢慢地做爱，不用顾忌时间了。”

“我已经对妻子说过，因为工作关系，我住在东京都内的旅馆里。其实，我只是订好了房间，我估算着时间，夜里就溜出来了。”

同样的手法已经使用过几次。光雄说万一深夜登志江打电话到旅馆里，即使知道他不在，他也已经准备好借口，可以掩饰说，与同事一起出去通宵喝酒了，登志江自然不会再起疑心的。光雄如此解释道，令由美子放心下来。

两人拥抱在一起躺进了被窝里，炽烈地做爱。光雄抚摸着由美子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两人汗水淋漓地贪婪着对方的身体，沉浸在做爱的喜悦里。

高潮过后，享受过喜悦之情的由美子陷入深深的睡眠之中。因为感觉到光雄的动静，她忽然睁开了眼睛，他正在穿衣服，由美子心想他也许是改变了主意要回家吧，便惊讶地探起了身子。

墙壁上的时钟正指着十一点，由美子好像只是睡着了十五分钟左右。

“你放心睡吧，我只是出去买一盒香烟。香烟正好抽完了。”

“哎！还是我去买吧。”

“不用了，我马上就回来。”光雄体贴地笑着，穿好衣服走出了屋外。香烟的自动售货机离由美子的家大约有一公里远，由美子觉得还要让光雄一路找去，心中隐隐地有些不安。

她将薄毯护在胸前，再次喊道：“你等一等，我去买。”

正在这时，房间角落里的电话机响了。在如此夜深之时，会打电话来的人屈指可数。由美子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关系最密切的野中泰代的面容。她拿起电话的听筒。

短暂的沉默之后，传来一个陌生女性的声音，不是泰代。

“您是河部由美子君吧？”

“是啊！您是哪一位？”

对方又沉默了，由美子感到不悦，她又一次问对方的名字。

于是，对方回答道：“我是今池啊，你听出来了吗？”

“嘿！是院长！上次多蒙您的关照，谢谢您了。”

由美子没有想到会是登志江打来的电话，她立即感到全身紧张起来，回答也变得语无伦次。她的目光本能地寻找着光雄的身影，但是他已经走出了屋。

由美子甚至感到一种冲动，想要将听筒放下去追光雄，但是如果那样，就会不打自招，将隐瞒的与光雄的情事告诉了登志江。

“嗯……您找我有什么事？”由美子克制着剧烈的心跳，装作平静地问道。

“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我即使不说，您也应该知道吧。就是，我希望您不要破坏我的家庭这件事，我只有求您了。”是有气无力的声音，不难想象出登志江得知丈夫与由美子的关系以后，在精神上被打垮了的身影。

由美子瞬间感到迷惘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

由美子知道早晚会与登志江有一个了结，她已经有着这样的精神准备，但是光雄絮絮叨叨地叮嘱过她，在时机成熟之前，他们的关系必须保密。

应该含糊其辞地蒙混过去还是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由美子无法立即做出判断。这样的時候，如果光雄在身边，也许会叮嘱她不要被登志江唬到了吧。

光雄刚出去，电话就来了，时间上正好交错，由美子觉得自己被逼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您说的话，我听不懂……”由美子装作一无所知的模样，刺探着对方的动静。

登志江用沮丧的语调回答道：“你年轻漂亮，今池爱慕上您，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是正式结过婚的夫妻，瞒着我与光雄交往，希望您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如果您能做到，我应该怎么样答谢您，这我会考虑的。”

在N市的服饰界，登志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当地的名人，由美子亲眼目睹着登志江的权势。

电话里的声音温顺得简直判若两人，在由美子听来，登志江已经放弃了院长的头衔，恢复了一个女人的脆弱。

“现在您冷不防对我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明天再和您联络。”由美子恭敬地答道。

她想等光雄回来以后，再商量这件事，制定对策。被登志江察觉，也许与光雄结婚的日子能够提早了。登志江将被夺走丈夫，由美子不由对登志江产生了同情感，好像是对方可怜巴巴的嗓音才令由美子产生了怜悯之感。

不料，登志江的口吻陡变。“我故意放低姿态，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

在她的话音里，隐含着冷冷的嘲笑。“我老实告诉你，你是一只偷吃野食的馋猫。而且，你以为已经将我的丈夫偷走了，其实他只是与你玩玩而已，你是一个很愚蠢的女人。”

由美子顿生反感，同情和怜悯消失殆尽，她的内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

“光雄爱着我啊！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一定会很喜欢自己那张遭到抛弃时哭丧着的脸吧。所谓的执迷不悟，指的就是你这样的人。”